

HANYU FANGYAN GAIYAO

汉语方言概要

袁家骅等著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HANYU FANGYAN GAIYAO
汉语 方言 概要

袁家驥等著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內容提要

本書共分 12 章。第 1—3 章緒論：方言，漢語方言學，漢語方言發展的历史鳥瞰。第 4—11 分論：北方話、吳、湘、贛、客家、粵、閩南、閩北各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語音（描寫語音學和歷史比較音韻），詞彙特點和語法特點，按照各方言的具體情況而稍有詳略。第 12 章綜論，從語音、詞彙和語法三方面舉例說明現代漢語方言的親疏關係。本書可供高等院校中國語言文學系有關“漢語方言”等課程的教學參考之用。

HANYU FANGYAN GAIYAO

漢語 方言 概要

袁家驥等著

* * *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90 號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前拐棒胡同 17 號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华書店經售

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統一書號：9060·398 字數：500 千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211/4

196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0 冊

定價：(9)2.50 元

序

1955—56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汉语方言学”一课，由我担任讲授。这门功课的讲授部分是向学生介绍汉语方言概况，从历史方言学的角度略谈汉语方言发展的来龙去脉，从描写方言学的角度举例说明各大方言的重要特征；实习部分让同学们分组记音，每组约20人，每二三星期练习记音一次，跟讲授课配合，一般总是挑选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同学作发音人，让同学们对各方言的语言特点有个初步的認識，从而学习和掌握调查方言的技能。我深深感到自己經驗貧乏，知識淺陋，因而在教学中遇到重重困难，但是同学们的积极主动性多少帮助克服了一部分困难。一年內为讲授课编写了一些讲稿，年终还有几位同志记录了自己的家乡话，整理出初步的报告，如谢自立同志的苏州话，郑华雄同志的浙江永康话，向熹同志的湖南双峰话，熊正輝同志的南昌话，何耿丰同志的客家话，温端政同志的浙江平阳的閩南话，这样就为现在这本《汉语方言概要》打下了最初的底稿。1957年石安石同志和詹伯慧同志参加合作，并得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支援，把近年来累积的材料供我們参考，安石同志改写了北方方言一章，伯慧同志改写了粵方言和閩南方言二章。1958年王福堂同志也参加合作，帮助完成了全部初稿。最后，約請丁声树同志、李榮同志、吳宗济同志（語言研究所）和高华年同志（中山大学）审阅全稿，他們在百忙中抽空看稿，提供了許多宝贵的意見。此外，陈世民同志（厦门大学）、黃家教同志（中山大学）和錢淞生同志（浙江师范学院）也就閩、粵方言提供了宝贵的意見。这本书实际上可以說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这样的合作，只有在党的領導之下，才是可能的。作为主編，我謹向以上許多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謝。不消說，書里面还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錯誤，特別是关于觀点和体例方面的，都應該由我个人負責，希望讀者严格地批評指正，以便今后有修訂的机会。

全国高等院校大都設有“汉语方言学”或“方言調查”課，迫切需要一些綜合性的教科書或教学参考書。教師們如果采用这本书，还得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重点地增补材料，結合某些章节另写讲授提綱，給学生拟出一些思考和討論的练习題。克服這門課程的講授的困难，跟建立汉语方言学的科学体系，是分不开的。一般地說，應該讓学生首先掌握本地区方言和普通話的对应关系，然后由近及远，由今及古，循序漸进。这类課程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調查方言的技能，所以倘以实习課为主，而以講授課为輔，当然也是合理的。在党的語文政策的正确指导之下，方言研究應該为推广普通話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为文字拼音化鋪平道路。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城乡差別开始趋向于消灭，方言工作者（包括語文教师）正面临一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帮助全国社員学好普通話，引导方言向普通話集中。这也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成就的标志之一。汉语方言調查研究的深入和提高，迫切地要求高等院校中文系培养更多的紅透专深的工作干部。本書編著者热忱地希望今后仍能得到有关单位的同志們的繼續支援和合作。

这本书体例細碎，符号繁多，在排印和校对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麻烦是不难想像的。所以，最后，編著者还要郑重地向文字改革出版社和京华印書局的同志們表示由衷的深刻的感謝！

袁家驥 1959, 12.

凡 例

一、本書供高等院校中国語言文学系汉語方言方面課程的教学参考之用，与“现代汉語”配合，在同學們已經掌握了北京音系的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二、汉語方言复杂，本書采用国际音标标音。中古(切韵、广韵)音系声、韵、調名目，请参看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字表》。

三、汉語方言的教学和調查研究，应当密切結合当前推广普通話的任务。教学方法和形式，请参考1956年高等教育部审訂的《汉語方言学教学大綱》。各地高等学校，不妨按照所在地区的方言情况，选择一二种方言作为重点講授的对象，面对現實联系实际。

四、方言調查研究方法，请参看近来出版的專著。本書只是提供各重要方言的具体資料(举例性質)，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灵活利用。生产劳动和方言調查相結合，为今后的方言調查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可以使調查工作更深入、更細致。

五、書中所用語音符号，请参考下面的音标表、汉語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对照表，輔音、元音、标調举例。

一、音标表

二、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对照表

(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相同的不另注明。)

1. 声母

b[p]	p[p']	m[f]	d[t]	t[t']	n[l]
g[k]	k[k']	h[x]	j[tʂ]	q[tʂ']	x[ç]
zh[tʂ]	ch[tʂ']	sh[s]	r[z]	z[ts]	o[ts']

2. 韵母

i	u	ü[y]	a	ia	ua	o	uo	e[y]	ie	üe[ye]
ai	uai	ei	uei	ao[au]	iao[iau]	ou	iou			
an	ian	uan	ian[yan]	en[ən]	in[iŋ]	uen[uən]	ün[yŋ]			
ang[aŋ]	iang[iaŋ]	uang[uaŋ]	eng[eŋ]	ing[iŋ]						
ueng[uŋ]	ong[uŋ]	iong[yŋ]								

3. 声调

媽 mā[mā˥]= ^c ma(阴平)	麻 má[má˥]= ^c ma(阳平)
馬 mǎ[mǎ˧˥]= ^c ma(上声)	罵 mà[mà˧˥]=ma ³ (去声)
嗎 ma[•ma](輕声)	

三、辅音举例

1. p	北京:布[pu˥]	14. t	北京:刀[təu˥]
2. p'	北京:普[p'u˨]	15. t'	北京:滔[t'əu˥]
3. b	苏州:皮[bia˥]	16. d	苏州:道[dæ˨]
4. m	北京:木[mu˥]	17. n	北京:恼[nau˥]
5. φ	湖南湘乡:分[Φən˥]	18. l	北京:老[lau˨]
6. β	江苏松江:胡[βu˨]	19. ɿ	广东台山:四[ɿi˧]
7. w	广州:蛙[wə˥]	20. ts	北京:資[tsɿ˥]
8. ɿ	浙江永康:云[yəŋ˧]	21. ts'	北京:雌[ts'ɿ˧]
9. pf	兰州:追[pfei˥]	22. dz	湖南双峰:时[dzɿ˧]
10. pf'	兰州:吹[pf'əi˥]	23. s	北京:私[sɿ˥]
11. f	北京:夫[fu˥]	24. z	苏州:茶[zəɿ˥]
12. v	苏州:附[vu˨]	25. t̪	西安:周[t̪ou˨]
13. ɻ	兰州:外[ɻeɿ]	26. t̪'	西安:抽[t̪'ou˨]

27. η	河北深县: 南[ηaŋ]	42. n	苏州: 銀[niŋ]
28. tʂ	北京: 知[tʂɿŋ]	43. ɕ	北京: 希[ɕiŋ]
29. tʂ'	北京: 痴[tʂ'ɿŋ]	44. ʐ	上海: 齐[ʐɿŋ]
30. dʐ	湖南双峰: 池[dʐɿŋ]	45. k	北京: 該[kaiŋ]
31. ʂ	北京: 詩[ʂɿŋ]	46. k'	北京: 开[k'aiŋ]
32. ʐ	北京: 目[ʐɿŋ]	47. g	苏州: 茄[gaŋ]
33. œ	浙江永康: 居[eyɪ]	48. ɳ	苏州: 賦[ɳəŋ]
34. œ'	永康: 区[œ'yɪ]	49. ɹ	北京: 海[xaiŋ]
35. j	永康: 渠[jyɪ]	50. ɻ	湖南双峰: 鞋[ɻaŋ]
36.ɲ	永康: 元[ɲyeŋ]	51. ɻ'	云南玉溪: 肝[ɻ'əŋ]
37. ɻ	永康: 虛[ɻyɪ]	52. ɻ''	云南玉溪: 寬[ɻ''uŋ]
38. j	广州: 夜[jɛŋ]	53. h	苏州: 花[həŋ]
39. tʂ	北京: 雞[tʂiŋ]	54. ɦ	苏州: 鞋[ɦaŋ]
40. tʂ'	北京: 溪[tʂ'iŋ]	55. 清音化: b, d。	
41. dʐ	苏州: 騎[dʐiŋ]		

四、元音举例

1. ɪ	北京: 絲[sɪŋ]	18. ʊ	双峰: 波[pʊŋ]
2. ɿ	北京: 詩[sɿŋ]	19. ɯ	北京: 烏[uŋ]
3. ɿ	苏州: 書[sɿŋ]	20. ɤ	北京: 雨[yɿŋ]
4. ɿ	湖北麻城: 树[sɿŋ]	21. ə	苏州: 干[kəŋ]
5. i	北京: 衣[iŋ]	22. œ	广州: 靴[hœŋ]
6. ɪ	苏州: 烟[ɪŋ]	23. ɛ	北京: 餓[ɛŋ]
7. e	北京: 梅[meŋ]	24. ɯ	兰州: 二[yɯŋ]
8. ɛ	苏州: 三[sɛŋ]	25. ə̄	北京: 兒[ə̄ŋ]
9. ε	广州: 爹[tεŋ]	26. ə̄	广州: 虛[hə̄ŋ]
10. æ	苏州: 好[hæŋ]	27. ~	鼻化, 厦門: 影[iãŋ]
11. ə̄	北京: 干[kə̄ŋ], 广州: 花[fə̄ŋ]	28. o _↑	舌較高
12. ʌ	北京: 家[tɕiaŋ]	29. o _↑	舌較低
13. ə̄	广州: 閉[pə̄ŋ]	30. o _○	唇較圓
14. ə̄	北京: 綱[kə̄ŋ]	31. o _○	唇較展
15. ɒ	苏州: 街[kɒŋ]	32. ɔ̄	开口度較小
ɔ̄	南京: 茶[tʂ'ɒŋ]	33. o _↓	舌位較前
16. ə̄	广州: 火[fə̄ŋ]	34. a _↓	舌位較后
17. ə̄	苏州: 茶[zə̄ŋ]		

五、标調举例

标調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旧来标四声画半圈的办法表示調类，一种是用五度制声調符号表示調值。

- | | | | | | |
|-----|------|-------------------------|-----|--------|---------------------------|
| 1. | 755 | 北京：他 t'a˥ = ɿt'a (阴平) | 22. | ˧˧1 | 苏州：示 zɿ˧ = zɿ³ (阳去) |
| 2. | 144 | 苏州：書 sɿ˧ = ɿsɿ (阴平) | 23. | ˨˧2231 | 陝西商县：抓(了) tsɿ˨ |
| 3. | ˧33 | 广州：富 fu˧ = fu³ (阴去) | 24. | ˨5231 | 商县：簸(了) pən˨ |
| 4. | ˨22 | 广州：父 fu˨ = fu² (阳去) | 25. | ˨2141 | 商县：賠(了) p'æ |
| 5. | ˩11 | 厦门：見 ki˩ = ki² (阴去) | 26. | ˥5 | 广州：恰 hap˥ = hap₂ (上阴入) |
| 6. | ˧35 | 北京：人 ɿən˧ = ɿɿən (阳平) | 27. | ˧˧3 | 广州：呷 ha:p˧ = ha:p₂ (阴入，长) |
| 7. | ˧24 | 苏州：时 zɿ˧ = ɿzɿ (阳平) | 28. | ˨2 | 广州：合 hap˧ = hap₂ (阳入) |
| 8. | ˧13 | 长沙：殊 ɿy˧ = ɿy (阳平) | 29. | ˨˨22 | 广州：狹 ha:p˧ = ha:p₂ (阳入，长) |
| 9. | ˧23 | 双峰：尼 ɿi˧ = ɿi (阳平) | | | |
| 10. | ˧53 | 成都：古 ku˧ = ɿku (上声) | | | |
| 11. | ˧52 | 福州：談 taŋ˧ = ɿtaŋ (阳平) | | | |
| 12. | ˧51 | 北京：去 tɕ'y˧ = tɕ'y² (去声) | | | |
| 13. | ˧42 | 济南：淘 t'ɒ˧ = ɿt'ɒ (阳平) | | | |
| 14. | ˧41 | 长沙：許 ɿy˧ = ɿy (上声) | | | |
| 15. | ˧31 | 福州：胆 taŋ˧ = ɿtaŋ (上声) | | | |
| 16. | ˧21 | 广州：扶 fu˧ = ɿfu (阳平) | | | |
| 17. | ˧214 | 北京：苦 k'u˧ = ɿk'u (上声) | | | |
| 18. | ˧513 | 苏州：試 sɿ˧ = sɿ³ (阴去) | | | |
| 19. | ˧213 | 福州：旦 taŋ˧ = taŋ³ (阴去) | | | |
| 20. | ˧242 | 福州：淡 taŋ˧ = taŋ² (阳去) | | | |
| 21. | ˧241 | 永康：換 ɿua˧ = ɿua³ (阳去) | | | |

变調不屬於調类范围，只标調值，写在豎綫的右边，从左到右：

30. 北京：好天 xau ˨˩ t'ian˥ (好 214→21)
31. 北京：米粉 mi ˧˥ fən˨ (米 214→35)
32. 苏州：今朝 tɕin˧˥ tsæ˥ (44→21)
33. 厦门：銀單 gun ˧˥ tan˥ (銀 24→55)
34. 厦门：好人 hɔŋ˧˥ lɪn˨ (好 51→55)
35. 永康：桂花 kuəi˧˥ xua˥ (桂 52→33)
36. 永康：眼睛 ɿa ˨˩ tɕiŋ˥ (眼 13→11)
37. 輕声，北京：了 •lə 或 lə˨ 或 ˧ 或不标調。

目 录

序.....	5
凡例.....	6—10
第一章 方言.....	1—8
方言概念 (1—3)——共同語 (4)——語言分化和整化的因素 (5)——民族和民族語 (6)——方言定義 (7)	
第二章 漢語方言學.....	9—15
古典傳統 (1)——方言詞匯語法舉例 (2—3)——語源考釋和語音規律 (4)——方言學內容 (5)——方言地理學 (6)——方言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 (7)——人文歷史的聯繫 (8)——漢語方言學的目的和任務 (9)	
第三章 漢語方言發展的歷史鳥瞰.....	16—22
漢語的統一和穩固 (1)——上古時期 (2—5)——中古時期 (6—9)——近代和現代 (10—13)——現代 漢語方言分類 (14)	
第四章 北方話	23—56
一. 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 (1)——北方話的共同特點 (2) 二. 四個次方言區的劃分 (3)——11個代表點的聲韻調對照表——聲母比較說明 (4—16)——韻母 比較說明 (17—27)——聲調比較說明 (28—30)——方言向北京語音靠攏的趨勢 (31) 三. 北方話的詞匯特點 普通話詞匯規範問題和方言同義詞對普通話詞匯的丰富作用 (32—38)——方言詞匯中的外來 因素 (39) 四. 北方話的語法特點 普通話語法規範問題 (40)——詞法 (41—45)——詞類 (46—53)——語助詞 (54)——句法 (55)	
第五章 吳方言	57—102
一. 引言 (1) 二. 吳音 (2—39) 苏州音系: 声、韵、調表和說明 (3—18)——變調和輕聲 (19)——文白異讀 (20)——又讀 (21) 历史比較音韻: 声母的對應 (22)——韻母的對應 (23—29)——聲調的對應 (30) 永康音系: 声、韵、調表和說明 (31—38)——變調 (39) 三. 吳方言詞匯特點 (40—45) 吳方言對普通話詞匯的丰富作用 (40)——吳方言詞形、詞義和普通話比較 (41—42)——吳方言 詞匯的內部分歧 (43—44)——吳方言小詞匯 (45) 四. 吳方言語法特點 (46—59) 詞法 (46—49)——詞類 (50—56)——語助詞 (57)	
第六章 湘方言.....	103—127
一. 引言 (1) 二. 長沙音系 (2—23)	

声、韵、调表(2—4)——声、韵、调说明和举例(5—14)——声、韵、调演变的重要条例(15—23)	
三. 双峰音系(24—48)	
声、韵、调表(24—26)——声、韵、调说明和举例(27—38)——文白异读(39)——声、韵、调演变的重要条例(40—48)	
四. 湘方言词汇特点(49—54)	
五. 湘方言语法特点(55—58)	
附录：长沙话和双峰话举例	
第七章 赣方言	128—145
一. 引言(1)	
二. 南昌音系(2—11)	
声、韵、调表(2—4)——声、韵、调说明和举例(5—7) 历史比较音韵(8—11)；声母的对应(8)——韵母的对应(9—10)——声调的对应(11)	
三. 赣方言词汇特点(12—17)	
四. 赣方言语法特点(18—22)	
附录：南昌话举例	
第八章 客家方言	146—178
一. 引言(1—2)	
客家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1)——关于客家方言的研究(2)	
二. 梅县音系(3—22)	
声、韵、调表(3—5)——声、韵、调说明(6—14)——变调和变音(15—16)——文白异读(17) 历史比较音韵(18—22)；声母的对应(18—19)——韵母的对应(20—21)——声调的对应(22)	
三. 客家方言特点(23—28)	
四. 客家方言词汇特点(29—38)	
五. 客家方言语法特点(39—51)	
附录：梅县客话举例	
第九章 粤方言	179—238
一. 引言(1—3)	
二. 广州音系(4—16)	
声、韵、调表(4—6)——声母说明和举例(7)——韵母说明和举例(8—10)——声调说明和举例 (11)——变调和变音(12—13) 历史比较音韵(14—16)	
三. 粤方言特点(17—26)	
四. 粤方言词汇特点(27—37)	
五. 粤方言语法特点(38—68)	
名词(38—41)——代词(42—45)——形容词(46—48)——动词(49—51)——数量词(52—57) ——副词(58)——介词(59)——连词(60)——语气词(61)——句法(62—68)	
附录：广州话举例	
第十章 閩南方言	239—289
一. 引言(1—3)	
二. 厦门音系(4—19)	
声、韵、调表(4—6)——声、韵、调说明和举例(7—9)——变调和轻声(10—11)——文白读音的	

分歧(12—14)。

历史比較音韵(15—19): 閩南音和古音比較(15)——閩南音和北京音比較(16—19)

三. 閩南方音特点(20—24)

四. 閩南方言語法特点(25—58)

詞法(25—46)——句法(47—58)

附录: 廈門話举例

第十一章 閩北方言..... 290—314

一. 引言(1)

二. 福州音系(2—15)

声、韵、調表(2—4)——声、韵、調說明和举例(5—7)——輔音同化条例(8)——变調和变音
(9—15)

三. 閩方言詞汇特点(16—21)

南北相同例(17)——南北近似例(18)——南北不同例(19)——閩南特殊詞汇(20)——閩北特
殊詞汇(21)

四. 閩北方言語言法特点(22—51)

詞法(22—28)——詞类(29—40)——句法(41—51)

附录: 福州話举例

第十二章 綜論..... 215—330

一. 方音研究(1—8)

描写語音学(1)——历史比較音韵(2)——舌根音(3)——两套塞擦音和擦音的分混(4)——舌
上音(5)——韵母系統(6)——元音的演变和对应(7)——声調系統(8)

三. 方言詞汇(9—17)

方言同义詞(9)——南北方言詞汇特点(10)——方言詞汇的發展: 地理因素、外來影响、創
新方法(11—16)——20个方言詞对照表(17)

三. 方言語言法(18—27)

語法体系和細节(18)——語序(19—21)——名詞領屬格(22)——动詞的“体”(23)——被动句
和处置句(24)——并列連詞(25)——方言語言法的互相滲透(26)——語法規範問題(27)

第一章 方言

1. 方言概念最早大約出現在我国周代，就是所謂殊方異語。古希腊語 *dialéktos* 指一个地方居民的話。这个概念的出現是隨伴着書面文学語言傳統的建立和巩固，凡是不合于語言規範或標準的便是方言，所以方言和標準語（或文学語言）一向在人們的心目中多少含有對立的意味。两千余年来，不論中西，这个模糊概念实际上包含三層意思：一、方言是同一个語言的地方變体，特別是語音方面，往往是其他地方的人覺得難于听懂的。二、方言是不見于書面的特殊口語，是不够大雅的土語。三、方言間在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互有異同，一个語言的方言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就是在人口很少，分布面积很小的地点，居民的話也可能因年齡、性別、职业、階級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广州 n 和 l 大多数人能分，少数人却混而为一了。如果居民来源不同，这个地点的方言現象，就会更复杂些。这些認識虽然帶有片面性，但多少是符合实际經驗的。

2. 十九世紀以来，語言科学运用比較方法，建立了語言發展的历史系統和語言間的亲属关系。一个語系包括几个語族。一个語族包括几个語支或語言，每个語言內部又有程度不同的方言差別。例如印歐語系包括八个到十个語族。有些語族（如印度伊朗語族、波罗的斯拉夫語族、日耳曼語族）各包括几个語支或語言，有些語族（如希腊語、阿尔明尼亞語、阿尔巴尼亞語）只有一个語言。又如汉藏語系分为藏緬彝語族，苗瑤語族，汉僮語族，而汉僮語族又分为汉語支和僮侗語支。同系、同族、同支的語言有共同的重要的构成部分——語音体系、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有很多符合一致的特征，这說明它們有共同的起源，而各語言間的差异成分是分化以后独立發展的結果。当然，語言間相同和互异的部分的比重是多种多样的，相同部分也必須符合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才能証明彼此的共同起源。汉藏語系的比較研究还不能滿足这个要求。至于方言間的異同，相同部分一般总超过甚至压倒互异部分。

3. 語言的發展是不断的分化和整化的过程，有时一种作用是主导而另一种是潛流，有时两种作用采取不同的方式互为消長或者彼此平行。在不同的社会發展阶段和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語言的分化和整化会有不同的情况。远古时代，原始共产制或氏族制时代，人类还没有發明文字，或者开始利用圖画或象形文字，換句話說，就是有史以前，人类語言和方言的具体發展內容我們知道得極少；可是有史以来，任何文献資料都能够証明或者暗示方言的存在跟人文历史至少是一样的古老。根据今天尚无文字或初創文字的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例如海南島黎族解放前还处在原始公社的末期（合亩制），大小凉山彝族解放前还处在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过渡时期，可是他們的方言分歧已經达到甚至超过我們所想象的复杂程度。当然，今天發展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境遇和他們的語言决不能跟二三千年前的人类語言相提并論，我們決不能單純依据社会發展阶段的相同而作出一般的籠統的推断。尽管如此，近代的語言科学揭示了語言和方言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律，可以作为我們討論的依据。

4. 共同語概念。历史上或現代的几个方言或語言在尚未分化的共同时期的統一状态叫作共同語或原始語或基础語，这个語言也許有历史文献可考，如拉丁語之于罗曼諸語言（由通

俗拉丁語的諸方言發展为独立語言的)，但是一般往往沒有历史文献可考，如共同印欧語之于印欧系諸語族，共同印度伊朗語之于印度語和伊朗語；依照后一种情形，“母語”只是个虛拟的假設。共同語內部系統單純一致，形成統一的整体，当时人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感覺不到任何的方言差別，几乎可以說沒有方言的存在。比如現代俄語分南北两个方言，*a* 音化和*o* 音化，дорога“道路”南方讀[da'roga]，北方讀[do'roga]，город“城市”南方讀['gorat]，北方讀['gorot]，这两个方言源于共同俄語；俄語、乌克兰語和白俄罗斯語源于共同东斯拉夫語；东斯拉夫語、西斯拉夫語和南斯拉夫語源于共同斯拉夫語；斯拉夫語和波罗的語源于共同波罗的斯拉夫語；波罗的斯拉夫語、印度伊朗語、阿尔明尼亞語、阿尔巴尼亞語源于共同 *Satem* 語，*Satem* 語和 *Centum* 語源于共同印欧語。^① 从共同印欧語到現代俄語南北方言，經過了六个共同时期。这个俄語系譜表示三、四千年來俄語發展的繼承性，虽然俄語在历史上出現要晚得多，約公元十世紀。有文献資料可考的最古老的斯拉夫語是古保加利亞語，也叫作古教堂斯拉夫語。又如現代印度的許多方言或語言如印地語(Hindi)，孟加拉語(Bengali)，馬拉替語(Marathi)，古哲拉底語(Gujerati)等，这些語言(或方言)的系譜就更复杂。可是阿尔明尼亞語和阿尔巴尼亞語历史較短，沒有亲近的同支的姊妹語言，只好借助于其他較古語族的語言来联系共同印欧語，我們有理由說这两个語言和共同印欧語之間也有过一連串的环节，只可惜沒有被保存下来。共同語概念在語言發展的繼承性上是一个形式标志，对于語言研究的分类和分期有一定的意义，可是这种共同語本身一般却只体現在被保存的語言或方言的共同特征上。怪不得斯大林在強調語言的亲屬关系的同时，附带糾正了关于“母語”理論的錯誤理解^②。

恩格斯描写美洲各个印地安人部落的語言情况是“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在事实上，部落与方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实，不久以前还在美洲發生，即到今日，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內說着两种亟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二千人以下，但是齐洛基部落却有二万六千人，这是在美洲說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地安人”^③。恩格斯的發現对語言学上的“母語”理論可說是一个深刻的透視！按照恩格斯的分析，部落方言和共同“母語”不是两个先后出現的东西，而是同时并存的現象，或者說，所謂共同語(如共同印欧語，共同日耳曼語……)只能实际体現在部落方言里，如果共同語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語言学概念或公式。恩格斯的論述使共同語这个概念變得有血有肉，有了具体内容了。恩格斯应用这个原理來說明希腊語或拉丁語的發展史是完全成功的。我們應該避免机械地理解共同語，避免把共同語概念过于抽象化或簡單化。

研究汉语方言，一般联系中古切韵广韵音系，有时也联系以詩經为代表的周秦古音。切韵音系和现代方言的关系很象古教堂斯拉夫語同现代斯拉夫語族諸語言的关系，詩經音系跟现代方言的关系在理論上說也有点象拉丁語同现代罗曼語族諸語言的关系。詩經音系和切韵音系是汉语史的两个被保存的完整的环节，对现代方言說具有共同語的意义，但不是虛构的。这两个环节当然还可以利用历代文献和现代方言以及其他資料加以补充和修正。对北方話来

① *Centum*“百”，拉丁語，C-讀舌根塞音；*Satem*“百”，古伊朗語，S-讀舌尖或舌叶擦音，是共同印欧語 *k-的顎化結果。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32頁，时代出版社。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87頁，人民出版社。

說，我們還可以增加一個近代環節——中原音韻。如果要問，這些被保存的環節的語音系統內部究竟是單純一致的呢，還是包含了時間上和空間上不同的複雜成分？我們只能回答說，包羅古今南北的一個語音系統是難以想像的，可是一個地點（如長安）或地域（如長安到洛陽）的方言就是在古代也未必是很單純的——從未經過不同方言的接觸或影響。關於周秦時代的，或春秋以前的華夏語言分布情況，在原則上可以適用恩格斯關於美洲印地安語和古希臘語的論述。（春秋時代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割據制度的開始，分散的部落語言或方言必然要發生大規模的聯合。）

共同語內部如果存在方言差異，正是以後方言分化的潛伏因素，當然這種方言差異一般不至於嚴重地影響它作為互相了解的社會交际工具，所以不能因此否認共同語的內部統一。印歐語系演化的第一個環節是分為 Centum 語和 Satem 語，一般比較語言學家認為共同印歐語時期已經潛伏了這個分化的因素，這種純理論的假設符合我們今天對於方言的經驗。所謂共同語也必然已經經過長期的發展；如果分布面積遼闊，和旁的非親屬語言發生過接觸，那麼這個所謂統一的共同語內部必然是相當複雜的。古代語言學家根據當時的科學水平，從事於客觀的描寫和分析，並不排斥處理手腕的靈活性，權衡輕重而有所取舍。

5. 語言分化和整化的因素。人們生活的共同體——氏族、部落或部族，由於人口增加，不得不向周圍分散，分布面積日益擴大，距離較遠的各地區的居民形成了獨立的或半獨立的生活集體，彼此來往減少，如果有山林沼澤的天然阻隔，竟至完全隔絕，這樣，原來相同的語言在各地區會發生不同的變化，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差別逐漸增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些方言還可能發展為獨立的語言。這是原始共產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制時期，最自然的語言分化現象。古漢語和古斯拉夫語大概都經過這種情形。起阻隔作用的地理因素，在資本主義時代，隨著交通工具的改進，逐漸被克服了。河流是天然的阻隔，同時也是天然的交通要道，可以助長方言的分化，也可以促進方言的接近。

歷史上經常發生人民集體遷移的事實，有些是武裝侵略，也有些是和平垦荒，語言隨着使用者的分離而走向分化的道路。一個整體分裂為兩三個較小的集體，初分離時不同地區的社會集體當然還是說著完全相同的語言，可是遷移的長途中和新居的環境里必然遇見許多新鮮事物，這就會給語言帶來新的成分，丟掉了故鄉母體語言里一些用不着的成分，方言的差異自然就產生了。因遷移而形成新的方言，漢語里可以拿客家話作為一個典型例子。可是客家從北方的故鄉遷移到遙遠的南方，今天客家話同他的母體北方話究竟有那些共同的語言特徵，還沒有被揭露。歐洲有兩個出名的親屬語言，芬蘭語和匈牙利語，地理上遙遙相隔，必然是遠古時期長途遷移的結果，可是他們的故鄉（一般相信是在亞洲）已經找不到了。從語言成分上要找出長途遷移的歷史痕迹，那就更困難了。因為二、三千年來地球上居民的變動是不斷發生的，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在這方面還要作許多考證和調查工作，還要克服許多嚴重的困難。近代史提供了許多確凿的資料，可是問題的性質大不相同。資本主義初期，歐洲人大規模的不斷殖民，侵占了南北美洲、非洲、澳洲的大片土地。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條件改變了，所以英國本土、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和澳洲的英語經常保持接觸，發展到今天還保持了統一的局面，方言的細微差異並不嚴重地影響交际，所以也沒有變成幾個獨立的語言。

居民靜悄悄地向周圍擴展，或者集體向遠方遷移，都會發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或方言的接觸和相互影響。兩個部落或部族的接觸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侵占，征服，或和平

相处。如果是侵占或征服的方式，結果是文化高和人口多的語言影响了或者代替了文化落后和人口稀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战胜了或者同化了少数异族統治者的語言；可是繼續保存和發展的語言，在一定地区內，因与外族接触特別密切和頻繁，也会吸收外族語言中有用的成分而形成了自己的方言特点。十一到十三世紀法国北部人征服并統治英国，給英語詞彙带来了大量的法語成分，如 beef（牛肉）、mutton（羊肉）、pork（猪肉），比較英語固有的詞 ox（牛）、sheep（羊）、pig（猪）。可是蒙古人和滿洲人征服和統治了中国，給汉语带来的影响却是微小的。^① 站（驛站），胡同，几乎是汉语中仅有的蒙古語借詞。滿洲人终于采用了汉语。至于和平相处的形式，可以是通商貿易，文化交流，其次是互通婚姻，使不同的語言有更多互借的机会，取長补短，互相丰富。广州話近百余年来吸收了一些英語詞語，如打波（ball），恤衫（shirt），燕梳（insurance 保險），巴士（bus 公共汽車）；东北人管面包叫裂巴，管皮鞋叫巴金卡，借自俄語 хлеб 和 батинка。又如广西僮語北部方言和贵州布依語，屬於同一語支，距离很近，可是过去僮語不断吸收粵語詞語，布依語却借用西南官話詞語，这就使二者增加了一定的差异。两种不同的語言互相接触，只是使一方或双方的詞彙更丰富，并不产生新的第三种語言。十九世紀末，上海有一种所謂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據說詞彙采用英語和葡萄牙語，而語法結構服从汉语，可是这种混合的非驢非馬的“行話”，随着帝国主义的衰亡而消失了。这个事实生动地証明了“語言交配說”的无稽。

語言分化为方言以后，方言間的差异是逐漸增加的，可是有些方言長期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有些方言在同一时期可以变得距离很远。这种不平衡的發展必然有很复杂的原因，而民族成分的單純和复杂被有些語言学家認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南島語分布在东南亚、南洋和太平洋的許多島屿上，地理上遙遙相隔，可是語言或方言的差別并不太大。这多少是因为海洋上不同民族的混合机会較少，民族血統比較單純，語言受外来影响也自然較少，所以各地的方言不容易發生急剧的变化。又如蒙古語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共和国，直到西伯利亚和甘肃新疆。單就蒙古（内蒙和蒙古共和国）說，方言差別还不算太大，东部和西部的差別略大于南部和北部的差別。这一片广漠的地区，不同民族的接触和混合机会大概也不很多，所以方言的分化和演变也不至于十分急剧。至于过去長时期內，蒙古人过着游牧生活方式，居民經常流动，方言区的形成和巩固就比較困难。相反地，汉族人民过去长期处于封建統治之下，农村經濟生活是分散的，为方言土語的形成和巩固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可是应用民族溶合的理論來說明汉语方言的历史和現狀是有困难的，这方面还需要作很多考証和調查。比方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內的华（夏）、夷、戎、狄、蛮等部落或部族已經經過了大規模的联合和溶合；战国以后，秦、楚、吳、越以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部落都包括在“华”的概念里了。^② 上古的这些部落是不是使用同一語言的亲属方言，到今天还是一个疑問。按照左傳上涉及語言的記載，有些部落的語言似乎不是华語（汉语），至少彼此距离是很远的。例如：

戎子駒支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与华同，贊幣不通，言語不达”。（左傳襄公十四年）

楚人謂乳，谷：謂虎，于菟；故命之曰：斗穀于菟。（左傳宣公四年）

这两段記載說明中国古代有些部落語言超过了一般亲属方言的关系。这些异族同华夏混杂在一起，經過长期的斗争——岐視、压迫、奴役，他們的語言终于随着秦汉的統一消溶在华

① 参看李亞农：《西周与东周》，第一章，1—14 頁。

語——漢語里，被同化了。如果這個推測符合事實，異族相處對於古代漢語方言的分化局面，不能說沒有影響，關於上古漢語方言的導族影響的理論，原則上也適用於中古時期的“五胡”，只是在不同的語言基礎上，歷史條件也大有改變了。

語言的整化嚴格地說只指親屬方言的趨於統一，但是有時也指非親屬語言或不同的語言的同化。語言的整化和統一必然以一個有權威的方言或語言為基礎。所謂有權威的方言或語言，是指使用者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高於其他的部落或部族，特別是這個方言或語言已經建立了豐富的文學傳統。整化也跟分化一樣，是長時期的運動過程。古代部落的聯盟和合併，如果他們說的是親屬語言或方言，而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也不分高低，這些語言和方言可能同時並用，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同時向政治文化的中心地點集中，完成整化和統一的過程。這個政治文化中心的話在古希臘語叫作 *koine*，共同地點方言，原來是一個方言的中心城市的口語，如雅典話之於 *Attica* 方言或羅馬話之於 *Latium* 方言，廣州話之於粵方言，梅縣話之於客家方言。可是有些方言只是好些土語群的總稱，內部分歧很大，沒有一個享有較高威信的地方話，例如吳方言。

語言的整化和統一，實際上就是方言的集中和消磨，通過基礎方言所形成的标准語作為整個部族或民族的文化工具發揮了普遍的深刻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資本主義時代通過政治經濟的集中。漢語各個時期的歷史條件是複雜的，從春秋戰國到秦漢的統一，漢語經過了急劇的大規模的整化，悠久的書面語言更形鞏固，但是長期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並不能改變農業經濟的分散狀態，文化教育只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或專利，所以日益脫離口語的書面語言並不能消灭方言分歧的局面，換句話說，書面語言沒有能夠很好地結合一個有權威的基礎方言，方言集中的力量太薄弱，分歧的方言土語不但不能夠逐漸消磨，反而在半獨立狀態中平行發展，結果各方言間的距離愈來愈遠，方言和書面語言的距離也愈來愈遠，雖然兩個對立面的互相影響和滲透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有到了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漢語規範化和文字改革運動開始，漢語的發展才適應漢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需要，起着急劇的變化，為普通話的發展和方言的集中與消磨開辟了新的康莊大道，方言的分化和分歧讓位於漢民族語的整化和統一，雖然長時期內在一定限度上民族共同語和方言還是要並存——平行使用的。語言的整化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時代語言發展的主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在任何現代的發達的語言中，自然產生的口語之所以能上升為民族語言，一部分是由於語言是以現成材料經過歷史發展的結果，如羅曼語與日耳曼語；一部分是由於民族融合與混合的結果，如英語；一部分是由於經濟和政治的集中決定了各種方言的集中，因而形成統一的民族語言的結果。”^①這一個概括的公式完全適合於說明漢語方言發展的歷史和趨勢。

語言的分化和整化是語言發展的基本運動形式，分化是離心的分散或分離，整化是向心的集中或統一。分化的初期，母體和各個分支依不同的歷史條件可以保持不同的關係：從屬、聯盟、並行，或者獨立隔絕。“母語”和支裔的關係卻是個純歷史語言學的概念。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我們能夠正確地、全面地認識方言的形成和變遷。當然，我們必須結合一個具體語言（包括方言）的歷史研究和描寫研究，才能深刻地体会和闡發這個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934年俄文版，414頁；參看《馬克思主義與語言》，34頁，中華書局。